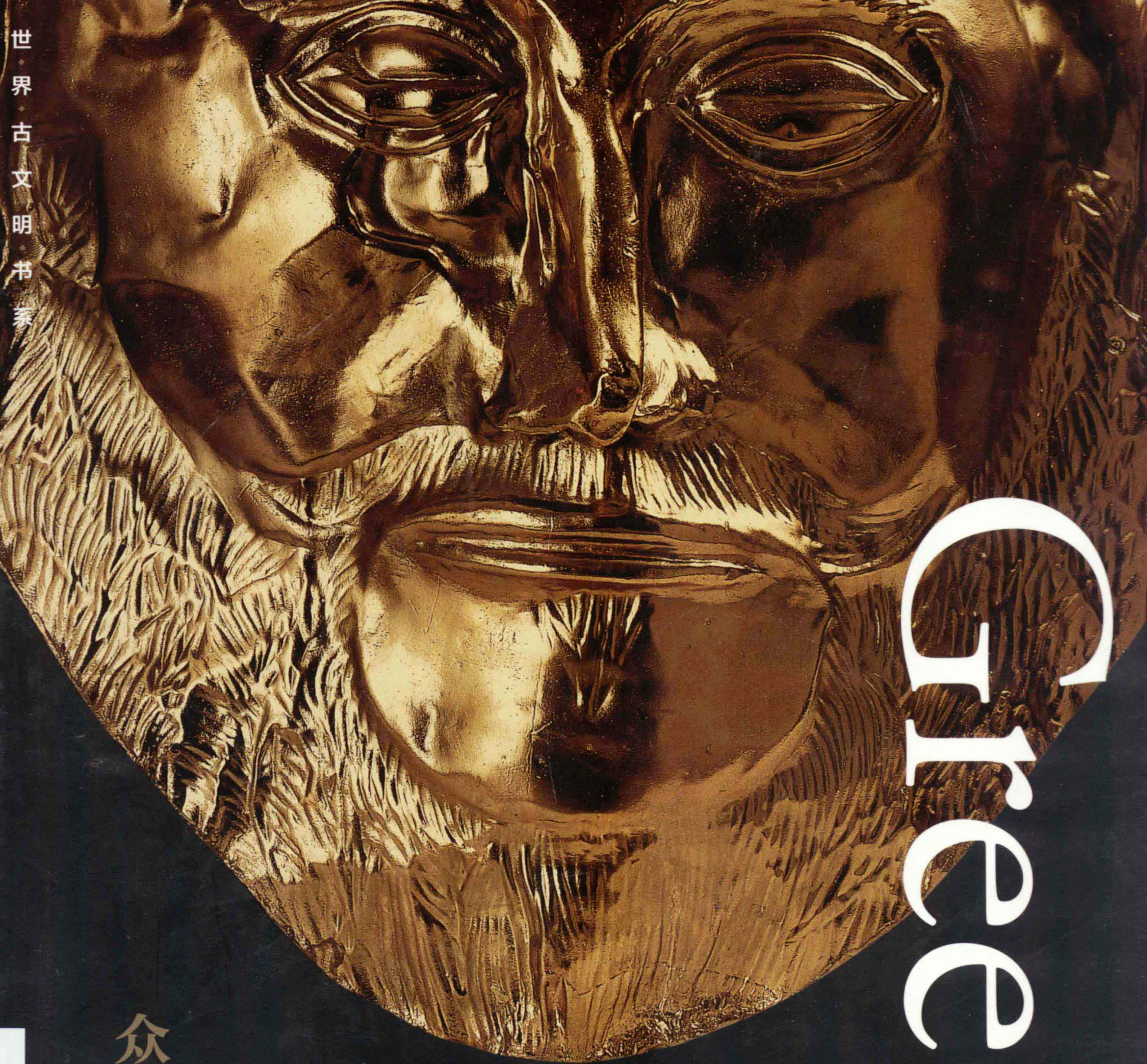




Greece

HISTORY
AND
TREASURE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意] 斯特凡诺·马吉
(Stefano Maggi) 编著
张亚梅 译

希腊
众神的殿堂

世界·古·文明·书·系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Greece

HISTORY
AND
TREASURE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意〕斯特凡诺·马吉
(Stefano Maggi) 编著
张明梅 译

希腊
众神的殿堂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众神的殿堂/(意)马吉编著;张宝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1

书名原文:Greece-History and Treasure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ISBN 978-7-5434-9857-0

I. ①希… II. ①马… ②张… III. ①古希腊-历史 IV. 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6241号

版权登记号 冀图登字:03-2012-122

Greece-History and Treasure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by Stefano Maggi

Copyright ©2008 Edizioni White Star S.p.A. Via Mario Germano, 10 13100 Vercelli, Italy

All Rights Reserved.



希腊——众神的殿堂

作者 [意]斯特凡诺·马吉(Stefano Maggi)

译者 张宝梅

责任编辑 王艳荣 姬璐璐 石姮 杨乐

特约编辑 姚树军 孙文学

中文版设计总监 杨林青

中文版封面设计 彭琳君

中文版版式设计 彭琳君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刷 深圳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PWGS)

开本 889mm×1194mm 1/8

印张 26

图片 272幅

字数 100千字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34-9857-0

定价 29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录

前言	10	
		历史年表 14
起源	20	1
		2
		3
古典时期	82	4
		5
		古风时期 54
		公元前4世纪 144
希腊化时期	176	
		希腊的遗产 202
译名对照	204	
		参考书目、图片来源 207

封面：著名的阿伽门农黄金面具(Mask of Agamemnon)，其于迈锡尼出土，以金箔制成。(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封底：一位飒爽英姿的骑士，他是这只红彩陶杯内部圆形画的焦点，产生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5世纪。(巴黎罗浮宫藏)

第1页：一个在战斗位置的重装步兵，年代属于公元前6世纪。(柏林国家美术馆藏)
第2~3页：雅典的卫城(Acropolis)和帕台农神殿(Parthenon)。
第4~5页：出自腓力二世(Philip II)墓中的黄金箭袋。(萨洛尼卡考古学博物馆藏)
第6~7页：由布里格斯画师(Brygos Painter)描绘在杯子上的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的场景。(巴黎罗浮宫藏)
第9页：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Nike of Samothrace)，希腊化时代雕刻艺术(Hellenistic art)的杰作之一。(巴黎罗浮宫藏)

Greece

HISTORY
AND
TREASURE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希腊 众神的殿堂

[意]斯特凡诺·马吉
(Stefano Maggi) 编著
张宝梅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录

前言 10

历史年表 14

起源 20

1

2

古风时期 54

3

古典时期 82

4

公元前4世纪 144

5

希腊化时期 176

希腊的遗产 202

译名对照 204

参考书目、图片来源 207

封面：著名的阿伽门农黄金面具(Mask of Agamemnon)，其于迈锡尼出土，以金箔制成。(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封底：一位飒爽英姿的骑士，他是这只红彩陶杯内部圆形画的焦点，产生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5世纪。(巴黎罗浮宫藏)

第1页：一个在战斗位置的重装步兵，年代属于公元前6世纪。(柏林国家美术馆藏)
第2~3页：雅典的卫城(Acropolis)和帕台农神庙(Parthenon)。
第4~5页：出自腓力二世(Philip II)墓中的黄金箭袋。(萨洛尼卡考古学博物馆藏)
第6~7页：由布里格斯画师(Brygos Painter)描绘在杯子上的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的场景。(巴黎罗浮宫藏)
第9页：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Nike of Samothrace)，希腊化时代雕刻艺术(Hellenistic art)的杰作之一。(巴黎罗浮宫藏)



前言

人们对于希腊的艺术和文化的认识至今仍然受限在一个狭隘的古典主义概念中。

很难给“古典”下个准确的定义，况且这个词有点被滥用。与“古典”相关的任何事物，无论是古代的或是现代的，看似都能博得每个人的欢心。作为一个完美的参考点和灵感的来源，它似乎永远不会过时，总有着历久不衰的吸引力。

无论过去和现在，希腊[以雅典(Athens)为主]和罗马一起都是古典主义的缩影，尽管希腊比罗马更早且影响更为深远。在文化的发现上，尽管它们无论是时间或空间都与“古典”时期相去甚远，但也都被纳入古典的范畴。如克诺索斯(Knossos)、塞拉岛(Thera)、迈锡尼(Mycenae)、特洛伊(Troy)、德尔斐(Delphi)、奥林匹亚(Olympia)、萨莫斯(Thermos)、埃伊纳岛(The island of Aegina)，更不用说邻近的麦西尼亚(Messenia)——斯巴达(Sparta)的敌人，以及哈尔基斯半岛(Chalcidian Peninsula)上的奥林瑟斯(Olynthus)等，当然还包括最近在韦尔吉纳(Vergina)发现的马其顿王室陵墓。本质上，尽管“希腊现象”错综复杂，但是它的起源、历史的发展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影响(如近东、埃及、巴尔干半岛)却已被证实。这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对某些人来说现在依然如此)这种运动是一种自发的、绝对的和清晰的创造性运动：一种使所有西方文化永远受惠的“希腊奇迹”。但是，这种奇迹说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虚妄又危险的。

多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欧洲世界及其分支的共同根源完全属于希腊文化。所以，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8世纪~18世纪)会很骄傲地将威尼斯的海权和斯巴达在陆地上的领导权作比较。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平等的概念与斯巴达社会中的平等概念是相同的(却将斯巴达苛刻的寡头性质和对公众的剥削忽视了)。长久以来，人们将雅典的直接民主政治和近代西方的代议式民主混淆，前者是公民们举手投票，而后者则是人们通过把权力委托给代表来投票。简而言之，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说的：“希腊的名字冲击着欧洲受教育人们的心灵。”今日，这看起来也并非如此了，因为在不同的社会里，借由人口和文化的交融使得各个国家或区域日渐表现出特色，并影响和改变它。我们不再寻找“共同的根源”、文明的优势或者一个“全体的历史”(事实上，这个“全体”不可能单单只是欧洲或者是西方)。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历史作为一项对未知真相的艰辛研究以及一种有序的质疑也是希腊思想的产物，它反对借由神启和东方世界视角写就的历史。结果，正由于那些历史学家们对历史求知若渴，如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波吕比乌斯(Polybius)，使得欧洲的族群都分享着一种共同进入历史的命运。在这点上，地中海周围的人们，他们与希腊文明偶然相遇，紧接着是罗马文明。希腊人的造型艺术长期仍存在着与诸神世界千丝万缕的关系，和千年来的东方风格并无二致。它是一种渗透着宗教价值观的艺术。然而，关于这种艺术的风格，可以从中激发出灵感 and 创新的优点来(而近代学者往往并没有把握这一点，反而更加注重技法的纯熟，进而转向人的方面和人性化的雕像上)。这个过程是：通过接近人类的艺术品，开阔人们的智力，传授给人们敏感性而教育人们。

第10页：这个描绘了狮头造型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黄金工艺品，来自格拉里沃的蒙德三世(Mound III at Kravevo)时期，出自一个色雷斯人的墓地。创作时间是公元前3世纪。(特尔戈维什泰历史博物馆藏)



第11页：穿盔甲的女神雅典娜肖像，它是雕刻家塞菲索多特[Cephisodotus，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的父亲]所雕刻雕像的一个复制品。(巴黎罗浮宫藏)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讲的每一样东西、古代希腊人和他们的文化冒着消失的或者失去光辉的危险，而只留下一种对其重要性仅寓于有限的和概念上的肤浅看法。总而言之，他们的遗产逐渐被曲解了或者被低估了。马拉松(Marathon)平原和温泉关(Thermopylae)通道的名字很多人很熟悉，它们是象征历史战争的遗址。奥林匹亚运动场(Stadium of Olympia)和德尔斐圣殿遗址让宗教和具有竞争精神的运动员之间有一条难以解开的纽带；日常的术语，例如“政治的”[来源于城邦(polis)，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具有竞争思想的自由人组成的城市共同体]、“简洁的”[来自于拉哥尼亚(Laconia)，这是斯巴达地区，在这个地区里，人们比其他地方的人说话简洁]和“贝壳放逐法”(来自于ostrakon，雅典的公民们把他们想驱逐的政治家的名字写在陶瓷碎片上)正日渐凋零，并变成一个肤浅的僵化概念。

一个问题屡次出现：回顾古希腊是为了能收集到一些经验教训，在今天看来是否仍然还有意义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必须要用一种更新的和批评的注意力来进行，这是为了把握住他们所遗留给我们的关于“东方和西方之间”遗产的本质含义。这种表达暗示着希腊人已经表现出一个空间和时间上的立足点，这立足点是处在近东的古代文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埃及(Egypt)，和那些欧洲发展起来以后的文明之间。这样，就不必把希腊人归为首位。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无穷尽的期望、进行实践和开辟新道路的能力，以及他们能够毫无偏见地接受其他种族所提供的好东西。

希腊的字母表是借用腓尼基(Phoenician)的文字，这个字母表能够通过大概20个符号来表达人类的思想，但是，这种改编的工具，这是为了在闪族人的语言中已经存在好多个世纪，适应印欧语系的需要。

同样地，我们可以说智慧不是希腊人的特权，哲学(philosophia)意为爱智慧和爱知识。有谁能记住塔勒斯(Thales)或者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of Miletus)之前那些哲学家的名字呢？

的确，米利都，位于小亚细亚，一个曾被希腊化的城市，它是东方和西方之间文化交流贸易的十字路口。

从根本上说，希腊的遗产包含着许多人性的内容，虽然塑造英雄，但不凭空捏造，虽然对自己的财富或身份(往往是一种优越感的暗示)持有某种自觉，但尊重他人，绝不目空一切。

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对古代希腊的文化产生兴趣，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并激起人们学习更多知识的渴望，同时也为了在希腊纷繁复杂的历史当中掌握它的历史经验。希腊复杂的历史是由独特的政治、社会、城市和艺术洞察力所组成的，而且也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化背景，并与它们互相依赖。目标就是在古代的知识和使用古代的文物之间架起桥梁，缩短它们之间的差距，并且也让我们的文化能继续把希腊人视为我们过去的一部分，用法国伟大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路易·热尔内(Louis Gernet)的话来说，“希腊人没有奇迹”(les Grecs sans miracle)。

